第二章／永遠多加一天

自家餐桌。

「你先冷靜下來。」凱頓倒給楠一杯溫水。「你還記得當時我們為什麼是選這座村子定居嗎？」

楠的心情已經平復許多，至少幻覺不再出現。

他不加思索地答道：「這座村子裡，沒有帝國的眼線。」

「我很高興你沒有回答我：『當時停留的旅店家的女兒很漂亮。』」凱頓哧笑一聲，說道。楠很難相信自己的父親到現在還能開玩笑。

楠說道：「我們已經住在這裡七年了。我們無法保證事情不會改變。」

「不，如果有，我會知道。」

楠冷靜地思考一下。「⋯⋯你說的沒錯。」

「而且，如果你注意到了——照你說的，寇德來我們村子後應該常常使用魔法，但我並沒有發現。」凱頓緩慢地說道。「這代表，他身邊還有其他的伙伴。至少還有一名隱匿者。」

楠聽著。他在回來的路上，的確有想過這個問題。

「不過，事情還是不能鬧得太大，如果你說的這個寇德先生一直使用魔法，讓村子裡的人開始以訛傳訛，就會有更多人聽見這傢伙的事情，最後萬一真的傳到布有『眼線』的地方——」凱頓說到此時，明顯地感受到手臂上的疤痕灼熱了起來。「那事情就不得了了。」

楠無語。凱頓繼續說道：

「所以你要去這次的會面，至少一定要弄清楚他們究竟要幹嘛。」

「其實他有說。」楠說。「他問我當年是怎麼逃過處刑人的。」

「所以他知道你是誰？」

「我想他知道⋯⋯他叫我『清司的逃命者』。」楠吞下一口溫水，試圖隱藏聲調裡的顫抖。

「⋯⋯」凱頓思考了一下。「也許這是好事呢⋯⋯他知道你是誰，但沒有對你下手，代表他不會是來領你那顆被通緝的人頭的貴族。那群混蛋。」他啐了一口，繼續說道：「同時也代表他有可能是為了引你出來才使用魔法，在已經見到你之後，就不會再繼續使用魔法了。不管怎麼說，使用魔法不止讓我們住的村子暴露在危險中，他自己的生命也在同等的威脅之下。我想，是有這個可能性的。他原本只知道這村子裡藏著一個逃命者，但不知道他的長相、名字，所以只好用這種方法逼你出來跟他會面。他這方法就像朝螞蟻穴灌水一樣，螞蟻除了出來，沒有其他選擇。」

楠再度拿起水杯，但注意到杯裡已經空了後，馬上又把它放下。

「只是有這個可能性而已。」

「這是最合理的可能性。」

楠認為老爸的說法確實有道理⋯⋯

但對於這種事情，他永遠不可能放心。

正當楠準備站起身來，去為會面做些準備的時候，凱頓拉住他的肩膀。

「你去年答應我的事情。」凱頓沒有抬起頭、也沒有看向楠，彷彿是對著前方的空氣如此問道。「還算數吧？」

「你是指哪件⋯⋯」

「別裝蒜！」凱頓突然重拍了一下餐桌，大聲地說道。「你的金屬！」

楠愣了一會兒，他幾乎沒有看過自己的父親這般失去控制。果然，凱頓驚覺自己的失態，馬上嘆了一口氣，恢復往常的從容表情，說道：

「⋯⋯不管怎樣，你答應過我不會使用金屬。」

楠沈默了一會兒，然後點點頭。

「你跟寇德傍晚的會面⋯⋯」楠的父親直視著楠的雙眼，緩緩地說道：「我會停留在附近，一有什麼事情發生，我就在你身邊。」

「⋯⋯好。」

停頓了一下後，楠無法拒絕。他一直很希望自己不要這麼依賴他人，但他覺得自己這次真的需要有人在附近。

於是，楠今日第二度來到帕斯旅館。

也不是說這有多麼特別。他們畢竟是未婚夫妻，從十二歲到十九歲，認識的這七年間，楠當然也有一天到晚就往這邊跑的那段時間。那段少年追求少女的時間。但這次不大一樣，很不一樣，幾乎有可能決定楠未來還會不會再來這邊。

時間比約定好的日落時分早了不少。

橘紅色的太陽在西邊，仰角略低於三十度。

楠在心裡猶豫許久——將自己的魔法保密這件事是非常基本的，不論對於親人、朋友、甚至是自己來說，這麼做都是最安全、最保險、最能遠離危險的方法。但是，現在出現了這麼一個寇德先生，從很多角度來說，都正威脅著村子的安危。這讓楠想起自己是多麼得危險。

也許，瑞絲應該知道自己的狀況，至少不應該在完全不知情的狀況下，嫁給命繫一懸的他。

楠雖然知道不必要，仍然敲了敲木門，在聽見了帕斯先生的「請進！」後，才將它拉開，走入帕斯旅店。

帕斯先生坐在櫃檯，抬起頭看見是楠後笑了笑，又低下頭忙著看報紙。

「瑞絲人在庭園。」

「嗯，謝謝。」

「等等。」帕斯先生突然又抬起頭，端詳著楠，說道：「孩子，你還好吧？」

「怎麼了嗎？」

「沒有其他意思，但你看起來糟透了。」

我想也是。「只是心裡有點事⋯⋯」

「唉。」帕斯先生嘆了一口氣。他將報紙放下，整齊地摺成一半。「記得你剛來這座村子的時候？

「那時候你幾乎不說話，沈默得像是沒有羊可以吼、失去人生目標的牧羊犬。」非常特別的形容。楠幾乎要微笑了。帕斯先生繼續說道：「而你的父親，兩隻手臂幾乎都被砍斷的傷還沒痊愈，什麼事都做不了，但卻比你還要健談許多。說真的，我有時候覺得他幾乎是太健談了，簡直像是知道自己如果停止說話，就會像你一樣把低落不已的情緒表現出來。他又清楚他還有責任要保護你，我從他的眼睛看得出來這點，所以軟弱對他來說太過奢侈。」

「⋯⋯對不起。」楠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

「不用跟我說抱歉。

「但你們讓我好奇，是怎麼樣的事情會讓還是孩子的你變得如此沈默，同時也讓一名看似堅強的成年人害怕沈默下來。」

楠皺起眉頭。

沈默片刻，楠鬆開眉頭、嘆了一口氣，說道：「我能不說嗎？」

「當然。」

「謝謝。」楠真心地說道。「事實上，我正準備跟瑞絲說這件事，我想她會決定⋯⋯」我還能不能再出現在這裡。他本來要這麼說，但最後說出來的還是：「要不要再告訴您。」

這兩件事算是同一件事。如果瑞絲不希望跟楠這樣的人在一起，那麼帕斯先生就無需知道這件事了；楠不再是他未來的女婿，楠的事對於他來說也不再重要。而如果——萬幸的——瑞絲沒有遺棄楠，那麼知道這件事就會變成帕斯先生的權力。

就像瑞絲一樣的權力。

然而，以瑞絲的個性，楠知道她絕對狠不下心把楠趕走，所以楠並不打算以瑞絲說的話作為判斷，而是她的眼睛。瑞絲害怕的時候很明顯，止不住的眨眼、顫抖的瞳孔。

如果她害怕他所代表的一切。那些惡運、與不安。那麼，楠會離開。

「這樣啊，那我就靜靜等待吧⋯⋯」帕斯先生終於說道。「不管怎樣，你都記得幾個禮拜前，你答應我的，那個作為答應你跟瑞絲婚姻的交換條件吧？」

楠無需思考，堅決地說道：

「我會以生命愛她。」

最後楠在庭園找到瑞絲。帕斯旅店最引以為傲的就是這座藏在建築物後方的四方形庭園。它光論佔地的話，跟旅店本身相差不多，但種植的花草樹木皆不高於一層樓，因而看起來相當地精緻小巧。庭院四邊邊界各以一排的矮松圍出，包著中間一池生長著荷花、滿江紅的小塘子，其餘草地的部分則由幾株無名的漂亮花朵散綴。

瑞絲坐在池塘邊，背對著楠。

她的紅色長髮自然地散落在肩上，此時由桔紅色的夕陽光照射，看起來十分鮮豔。她好美。整座花園都只能是她的裝飾。

「楠？」

瑞絲聽聞腳步聲後回頭，在看見楠的第一時刻微笑。

「早上中暑的狀況好了嗎？」

「是啊。」我根本沒有中暑。楠站在瑞絲的後方，知道自己看起來一定很不自在。「瑞絲，」

「噓！」

「瑞絲，」楠輕聲、但嚴肅地說道。「『噓』通常是用來叫別人安靜，但你『噓』這麼大聲不是更吵了嗎？」

可惡。他發現自己又被瑞絲可愛的舉動引開注意力。

「好啦。」紅髮少女吐了吐舌頭。「你看。」說著說著，她伸出一根手指，指向池塘裡的魚兒。是兩條色澤鮮豔的紅色錦鯉。他們在幾個月前突然出現在池塘裡，從此被瑞絲當成寶貝疼養，現在已經從當時又瘦又不起眼的魚兒，變成這樣漂亮的鯉魚了。

楠注意到瑞絲左手拎著一包紙袋。

那是自從錦鯉出現後，楠每個月從其他城鎮帶回來的魚飼料。楠微笑。

「你一天餵它們這麼多餐，一來他們會胖，二來我會瘦呢。」

「為什麼你會瘦？」

「你知道隔壁城鎮多遠嗎？」楠一面告訴自己應該切入主題了，卻又一面以熟悉、令人安心的方式跟瑞絲瞎扯。好，這次⋯⋯

「但是，下個月你去的時候⋯⋯」瑞絲低著頭，突然緋紅的雙頰遠比西方沉陽更加迷人。「⋯⋯我就可以陪你一起去了，不是嗎？」

啊⋯⋯是啊，如果我們還有下個月的話。預定的婚期的確已經近在這個月底。

楠坐下，坐在瑞絲的旁邊，但不確定自己應不應該像平常那樣，牽著瑞絲軟嫩的手。

他的手停滯在空中，說道：

「瑞絲，聽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說。」

他成功吸引了瑞絲的注意力。她轉過頭，總算把視線從寶貝錦鯉移開。

正視著瑞絲的美麗雙眼，楠異常緊張。呼吸加速、心跳比紡織工廠的撞針還快。

「我想告訴你，我⋯⋯ 」

瑞絲歪著頭，等待結巴的楠完成句子。

「⋯⋯我，我愛你。」

他再也忍不住地擁抱瑞絲，抱得比平常都還緊，將頭深深地埋在瑞絲的肩膀後，一部分因為自己需要這麼做，一部分也因為他感受到自己的淚水滑落兩頰。他不想瑞絲看到。

最後的夕陽照射這一幕，對楠來說，他多希望時間能夠靜止。

瑞絲的雙手回應著楠的擁抱，也親密地環住楠的後背。她柔聲說道：

「我也是。我也愛你。」瑞絲莫名地哭了起來。「嗚，永遠多加一天。」

兩人因為彼此的需要而沒有鬆手。他們沒有說話，但感情早已超越言語。

不久後，楠終於控制住自己，將瑞絲推開一段距離。

他下定了決心。終於。

「瑞絲。」楠伸手，將瑞絲的眼淚接住。他說謊。「我月底可能會要離開村子幾天，婚禮要延後，但是我會回來。我愛你，永遠多加一天。」

要用生命愛她，就需要先勇敢地擁抱自己的生命。

瑞絲。楠意志堅定。由我好好保護著。

雖然很想要跟瑞絲多相處一會兒，但由於太陽已經下山，月亮已經從正東方升起，與寇德先生約定的時間已經到了，所以他來到二樓第三間房門前。二零三號房，登記於寇德先生的名字下，但根據楠自己的記憶，這間二零三號房應該是間四人房，也就是帕斯旅館中最大的一間。

楠正要打開門，但門被另一邊先一步打開。

「哼。」裡頭一個聲音說道。「我們沒有搜索者，要不是你腳步聲這麼大聲，我們也不會發現你在門外猶豫。」對方不是寇德，而是一名異常壯碩的矮子。事實上，由於楠預期會看到高挑的寇德，所以第一眼往上方看去，結果來人的高度卻比楠還要矮，讓他尷尬地將視線往下方調整。

矮子穿著白色汗衫，語氣粗獷。他正啃咬著一顆冷凍馬鈴薯。

他端詳了楠幾眼，然後回頭，向房內吼道。「寇德，你的客人來了。我的直行太陽啊，我們跑了這麼遠就為了找這個小鬼？」

寇德出現在楠的視線當中，如是說道：「你所說的這個小鬼，逃過處刑人的追擊。」

「我不記得我們幫過他。」矮子說道。

「是的，史格，所以他沒有靠我們的幫助，就從處刑人的危脅下，活下來了。」

「你說的『你們』是指？」楠不自在地變換站姿。

「先進來吧。」寇德友善地說道。「你來了，我很高興。」

楠好奇地打量著寇德，不只是因為與史格對看，讓他覺得自己像條刀俎上的活魚，也是因為寇德顯然是他們之中的頭兒。很明顯的頭子口吻、很有經驗的待客態度。

寇德在確定楠安穩地坐在一張椅子上後，向房間裡的櫃子說道：「賽琳娜，隱匿他。」

「從他進門的瞬間，我就開始隱匿他了。」衣櫃裡傳出女性聲音。雖然沒看到人，但這聲音中仍然有種很明顯的羞澀特質，聽起來對方的年齡頂多跟楠一樣。

寇德滿意地點點頭，然後望向楠，攤了攤雙手，說道：「好了，現在就算你又要使用火焰，也不會被處刑人搜索到了。」

「這我知道。」

寇德又點了點頭，然後再看回位於牆角的衣櫃，揚起嘴角，說道：「說真的，賽琳娜，你什麼時候才要從櫃子裡出來啊？」

「不好笑。」賽琳娜的聲音說道。「那個⋯⋯客人先生，我真的不是同性戀。」

「呃。」楠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好的。」

「所以你剛剛問『我們』是什麼？」寇德乾咳了一聲，把話題帶回正軌。「我們都是魔法師，跟你一樣，受處刑人獵殺。這不是比喻，我們真的是沒有禁捕令的保育類動物。」

「擁有利爪的保育類動物。」

史格說道。他人坐在一張床上，翹著腳，正吃著楠進來之後的第二顆馬鈴薯。

「沒錯，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想要獵捕我們。」寇德幾乎是以一種享受的語氣，說道。「他們害怕我們。」

天啊，他們不會是找我來傳教的吧？楠心想。一群瘋子。

楠問道。「所以你們找我來幹麻？」

「情報。」寇德不假思索地說道。「我們需要關於你的情報。你是怎麼躲過處刑人的？」

楠這七年來，努力地不要回憶起這些事情。

他閉上雙眼。「為什麼？」

「我們是一群以魔法師為主的團體。你現在看到的三個人只是組織的一小部分：我是冰塊、史格是強壯、然後賽琳娜是隱匿者。」寇德從風衣裡的口袋拿出一根煙，點燃，放入嘴裡，一吸一吐，房間裡馬上燻出濃重的煙味。「不介意？」

楠搖搖頭。他是討厭煙味，但現在不是在意這種細節的時候。

櫃子裡的賽琳娜卻說：「寇德，你又在抽煙！」史格哧哧的一笑。

「好。」寇德熟練地忽略他的夥伴，繼續說道：「我們的組織在帝國的各處都有據點，組織中旨就是拯救被處刑人鎖定的魔法使用者。雖然我們還沒有打敗處刑人的經驗，就像我早上跟你說的，他們能不能被殺死至今仍是個問題。但是，帶著受害者逃離一段距離，然後利用隱匿者讓處刑人再也找不到我們的成功經驗，我們也有不少次。」

「但是？」楠問道。

楠知道事情沒有那麼順利。否則他們就不會來楠這裡，問一個連有沒有價值他們都不確定的情報。

寇德點了點頭，像是在讚許他的聰慧。

「但是，任務中難免會有我們的人員傷亡，而被救起的魔法使用者也不見得會加入我們。不，我們不會逼他們。我們拒絕成為另外一個像處刑人一樣的存在。」

「很好。」楠幾乎要放下心來了。幾乎。「我很高興你們不是壞人。」

「關於你的情報？」

「我會提供。」楠說道。「但是它恐怕沒有你們所想的重要。」

「我在聽。」

「當年的清司，有三名魔法使用者。」

「不可能！」史格反應激烈地說道。「魔法使用者的數量少到一個村子出現一名都是奇蹟。」

「這是事實。」楠平靜地說道。「我是火焰，我父親是一名搜索者，而村子裡還有一名隱匿者⋯⋯」他深入痛苦的回憶，停頓了一會兒，強迫自己不要發抖，他確定自己沒有在發抖後，繼續說道：「昆姨她是一名非常年長的婦人，平常我跟我父親都靠著她，隱匿在處刑人的眼線下，但是有天⋯⋯」

楠閉著眼睛，看見火海。

「處刑人還是出現了？」賽琳娜害怕地問道。當然，她人還在櫃子裡。

楠點點頭。

「接下來恐怕就跟你們剛剛敘述的，你們平常行動的手法一樣。」楠說道。「昆姨——剛剛我說的那名隱匿者——往村子的另一邊逃跑，但其實她是把自己當誘餌。她解除了自己的隱匿，然後專心讓作用在我跟我父親身上的隱匿持續有效。我們利用他爭取的時間逃開一段距離，然後我的搜索者父親就帶著我，一邊避開眼線、一邊遠離清司，最後逃來這裡。」

「所以這裡沒有眼線？」寇德驚訝地說道。

「是的。」

眼線，泛指搜索者使用能力時，看見的空中細線，這些線會連接自己與一定範圍內的使用魔法中的人，而且根據對方的能力會有不一樣的顏色。火焰是紅色、冰塊是藍色、強壯是黃色、虛弱是綠色、隱匿者是白色、搜索者是黑色、處刑人因為同時擁有以上六種能力，所以是六種顏色的斑斕粗線。

由於處刑人的線無法、也不需要被隱匿，所以搜索者在各城市看見的彩色線條，就是延伸向處刑人的「眼線」。

「所以⋯⋯」寇德難掩失望地說道。「你也沒有對付處刑人的方法。」

楠注意到寇德這不是疑問的口吻。他知道答案了。

「嘖。」史格啐了一聲，說道。「白跑一趟了。」

寇德將煙熄滅。

「至少我們現在知道有些城市、村落沒有眼線。」寇德說道。「這也算是一個發現。」他轉向楠，真切地說道：「很抱歉早上用那種方法吸引你跟我們碰面，我知道強迫你想起這些讓你很難受。相信我，我們知道。」

在寇德轉過身的時候，楠注意到他的黑色風衣下方反著光⋯⋯那是冰嗎？

所以寇德的身體也有傷，而且是嚴重到需要隨時隨地都冰凍著、好讓組織不要壞死的那種劇傷？

「呃，你也是逃⋯⋯不，倖存者？」楠問道。

「倖存者嗎？很有趣的說法。」寇德輕輕一笑。「是的，十三年前。櫃子裡的賽琳娜是組織去年救到的孩子。」

「我很抱歉。」

「我們才要抱歉，打擾了你的生活。」寇德又叼起了另一根煙，在嘴上點燃。「我們明天就走。」

「不——」

正當楠要說些什麼時，房門被重重打開。楠的父親凱頓站在那兒喘氣。

楠很久沒有看到自己的父親這麼⋯⋯緊張。

上一次是清司慘案。

「該死的，有處刑人往這邊來。空中出現了彩色的線。」凱頓回覆精神，大聲喝令。「現在開始，沒有人可以使用魔法！」

稍作喘息後，凱頓走到房間裡靠窗的位置，拉開窗簾，指著天空。楠想到用手指著直行月亮，深夜睡覺的時候會被祂割傷耳朵，但現在顯然不是把這種小事提出來的好時機。

「所以你說，線劃過了天空？」寇德順著凱頓指的方向看去，但當然只看得到黑夜與點點繁星；「眼線」只有搜索者才看得見。

凱頓說道。「沒錯。

「彩色的線畫過天空，沒有指向這座村子裡的任何一個人，所以處刑人的目標不是我們。」

史格死盯著天空，表情似乎不是很相信自己看不見的事物。

他最後還是如此問道。「但線劃過這裡，代表我們剛好處在處刑人會經過的路上，對吧？」

「幾乎確定。」凱頓說。「我的搜索範圍只有三十公里，這條線出現的瞬間，我就跑來這裡通知你們不要使用魔法——雖然你們有隱匿者，但是如果他用肉眼看到冰雕啦、火球之類的東西，我們就完蛋了。我原本就在附近，跑來這裡花了大概五分鐘而已，以處刑人的速度來說，他可能再一到兩個小時就會通過這裡。」

「天殺的。」史格說道。

楠發現自己在發抖。當然。但他仍然好奇地向史格問道：「你不是倖存者吧？」

「不是。」史格不安地說道。「但我參與過很多次拯救任務⋯⋯」他掀起白色汗衫，露出腹肌上一條看起來仍然非常新的疤痕。

楠注視著史格的傷，吞了口口水，然後別過視線。他幾乎要用強迫的手段，才能使自己不去想像腸子從那個劇傷掉出來的畫面。

「所以⋯⋯你們說你們打算待會就離開？」楠說 。「現在，你們還打算離開嗎？在外面有個處刑者的狀況下？」

「對。」寇德轉過身來，正對著楠與凱頓父子。

他氣度恢宏地說道：「事實上，我們打算現在就離開。」

「聽著，我強烈建議你們安靜地⋯⋯」凱頓嚴肅地說道。

但史格認命似地嘆了一大口氣，打斷凱頓的話。「記得我們組織的中旨？楠？」櫃子裡，也傳出賽琳娜的歎息聲。

楠眼前一白。寇德說過的話在他耳邊低語。

「你們拯救被處刑人鎖定的魔法使用者。」

第三章／金屬

於是，他們走了。

楠跟凱頓甚至沒有離開203號房，只是分別坐在一張床前，目送著那三個人打開窗戶，以不想付住宿費為由跳了出去。就三個人。楠心想。一個冰塊、一個強壯、一個隱匿者，他們到底能幹嘛？

他想起七年前的清司慘案。

燃燒的人、燃燒的熟人、燃燒中的⋯⋯他的母親。不，那絕對不是三個人就可以抵擋的。

楠手扶著額頭，捏一捏蹩起的眉頭，心裡認定寇德他們一定會死⋯⋯

「直到處刑人遠去前，都不准使用魔法。」凱頓說道。楠注意到自己的父親跟自己維持著一樣的姿勢。他們同樣地坐在床邊，同樣地皺著眉頭，同樣地捏揉太陽穴⋯⋯

楠說道：「當然。」

「⋯⋯也不准使用金屬。」

楠看向地面，點了點頭。

不久後，楠想起寇德組織的計劃。他們營救魔法師。他們先利用冰塊寇德跟強壯史格這類的「打手」跟處刑人消耗足夠的時間，讓他們的隱匿者賽琳娜找到目標魔法師，將他隱匿起來並帶離村子夠遠的距離，接著寇德跟史格——如果還活著——就到指定地點跟賽琳娜還有魔法師會面一起隱匿、逃跑。

⋯⋯那麼，那村子的無辜人民呢？

楠又害怕、顫抖了起來。

不。楠心想。寇德他們根本不在乎普通人⋯⋯他們雖然不強迫新人加入，但他們的確是往組織一群魔法師對抗帝國的路線前進。

再者，根據寇德的說法，他們這一趟本來只是來找清司逃亡者，並非正式的營救任務，所以人員並不齊全。對，他們少了搜尋者。如果要找到村子裡的魔法師需要搜尋者，不然要是那座村子有點規模，那麼這個搜索行動簡直如同大海撈針。

楠微微揚起頭，看向父親。凱頓注意到楠的視線，也抬起頭、回以微笑。

楠別過視線，很想將這一整天的事件拋離腦海。但它就像是黏在鞋底上的口香糖，不只是處理不掉，而且越弄越心煩。

可惡⋯⋯他注意到自己情不自禁地關心起他們。寇德、史格、賽琳娜、隔壁村的人民。

他們為什麼如此勇敢？楠非常地意外。自願性地衝撞處刑人？

這時，凱頓站起身來。

「我需要一點酒。你也需要。」

凱頓對楠微微一笑，說完後，開了房門，走向燈光昏暗的旅店走廊。他站得很直，幾乎直到很沒有說服力的地步，但楠還是發現了自己的父親沒有回頭，也沒有帶上房門——或說，就是為了不要回頭、不要被兒子看見，而沒有去試著關上房門。

楠想起帕斯先生說過的話。

我總是只看到老爸的堅強背影。總是這樣。

「可惡！」楠不甘願地怒捶牆壁。

這個星體直行的世界把自己的父親變成一個無法軟弱的男人，他不是不會害怕、不會難過、不會哭泣，但長年的不被允許讓他再也無法表現這種情緒；而楠他自己，善良卻孬弱，明明就在乎他人，在乎才認識一天的寇德、在乎認識不到一個小時的史格、甚至在乎幾乎沒看過長相的賽琳娜，但又不被允許更進一步的動作。不，他不能去試著救他們，為了自己的安危，也為了其他更重要的人們的安危。

再說，他也知道自己就算試著去幫忙，又能幫上什麼？

他只是一名逃命者。

這些道理他都懂，但是——

為什麼？兩行淚在楠的鼻翼聚合。為什麼在七年前，看過那麼多人身亡後，現在要他再次任由另外一個村子步入死亡，而自己卻毫無作為的感覺又這麼難過？

如此哭了一陣子後，楠強迫自己深呼吸，看著自己胸膛的起伏，他覺得他有點理解為什麼寇德他們願意站上戰場了。

——因為，什麼都做不到更令人難過。

他再次深呼吸，接住凝聚在下巴的一大滴淚水，然後站起身來，毅然決然地走出房間，往帕斯旅店的大廳前進。

瑞絲坐在自己房間裡，看著平常用來編織小東西的桌面發呆，手指不自覺地把玩著自己披肩的長髮。

這間專屬瑞絲的房間位在帕斯旅店二樓。是二樓整排共十間房間當中，最靠裡面的一間；瑞絲喜歡這房間看出去的景色，正前方的大窗子一眼望去是帕斯花園，而側面靠外的高窗朝東，每天清晨都可以讓正東升起的陽光公公叫自己起床，所以絕對不會錯過楠來送貨的時間。

她呆然地回想傍晚時，楠非常用力的擁抱。她不自禁地雙手環抱著自己。

到底發生了什麼？

回想起來，她連楠在七年前來到這村子之前的事情都不知道。楠不願多談，瑞絲自己也害怕知道真相⋯⋯也許她不會喜歡那個真相，不會喜歡七年前發生過的事情。

她喜歡現在的楠。那個溫暖、善良的楠，那個會為了自己的玩笑話，跑到隔壁村子買魚飼料的楠。

「願上神保佑。」

她雙手放開把玩中的髮絲，默然合十，模仿自己的母親，虔誠地對著東方正升起的月亮禱告著。

「該保佑什麼呢⋯⋯」瑞絲突然發覺自己也只是沒來由的擔心，於是擠出了一個勉強的微笑，繼續對著月神禱道：「那就，讚美上神賜予楠的溫暖吧！感謝。」

楠沿著木製的階梯，從二樓走廊來到一樓的旅店大廳；瑞絲並不在這，而凱頓正坐在後方吧台旁、離牆角蠟燭最遠的陰暗角落。他臉色木然，並以玻璃杯啜飲著麥黃色帶濁與微量汽泡的飲料。大概是某種啤酒，楠猜想。

不過那並不難猜就是了。

帕斯先生依然在靠前的櫃檯後，盯著正門，好像盯久了就會有客人上門一樣。以他一臉無聊、平靜的表情來看，楠認為他還不知道他難得出現的客人，已經從窗戶逃走，而且不打算回來支付餘款。

或者，他們根本沒機會回來。

「老爸。」楠輕喚父親一聲，好讓他不要被突然靠近的自己嚇到，同時向櫃檯處的帕斯先生點頭打招呼，並說道：「方叔，可不可以給我也來杯啤酒？」

「你老爸那個？」

「呃，對。」

「那不是啤酒。」帕斯先生有點興奮地說道。「那是我新發明的酒精特調，名字叫作『天使號角』，酒精濃度對你來說可能有點高，並不是誇飾，但喝下去會像是聽到來自天堂的號角聲一樣，然後耳鳴。恩⋯⋯也許你可以試試看『公牛牛角』？」

「關於耳鳴，他說得沒錯。」凱頓搖晃著酒杯，補充道。

「不，我要啤酒。正常的那種。」楠堅決地說道。

「好吧。」

帕斯先生聳聳肩，走到吧台後方的櫃子，拿出一杯啤酒給楠後，才又走回櫃檯後方，繼續盯著前門發呆。

楠喊了一聲謝謝；他知道他的方叔——也是以後的岳父——對於調酒非常感興趣，而且從來不是那種傳統、別人推薦的比例，而是自己靠著無數失敗成品累積出來的自身經驗。他認為這樣有個好處是可以幫自己的作品取名字，而且不可否認地，方叔取的名字都非常⋯⋯中肯。像是「公牛牛角」就不只是個比喻，聽說是喝下去會有像是被牛角撞擊一樣，肺部空氣突然被抽空般的感覺。

他知恩惜福地喝著自己的正常啤酒，然後看向凱頓。

凱頓注意到他的目光，也將視線移了過來。

「怎麼了嗎？」

楠吞了很大一口啤酒。他需要一點衝動。

「老爸，可以給我地下室的鑰匙嗎？」

凱頓面目凝重，深呼吸後，一個字一個字，緩慢而嚴肅地說道：「楠，我們討論過這個了。」

「對，我們討論過。」楠鼓起勇氣，但依然維持不讓帕斯先生聽到的音量，說道：「關於那些我花了好幾年的時間，研究出來的金屬；像是燃燒鎂可以產生劇烈白光，燃燒鋰金屬雖然會消耗非常大量的氧氣、但也可以釋放帶有極高能量的藍色火焰，而碳在不完全燃燒的狀況下，會產生有毒的氣體⋯⋯」

「你想說什麼？」

「我需要它們。」楠放下啤酒，以自己的理智說道：「你這幾年把它們鎖在我們家地下室，因為太過危險，你說它們的存在會讓我高估自己的力量，甚至以為自己可以對付處刑人，然後跑去首都幹些傻事。事實上，我一開始的確是抱著要幫媽媽、還有昆姨報仇的心態研究這些金屬，真的，但這次不是這樣⋯⋯ 」

楠突然停了下來，瞄了一眼遠在櫃台，應該聽不見的帕斯先生。

「不然是哪樣？」

「處刑人會經過這裡，我想要至少有可以⋯⋯避免意外的力量；你知道，他們能無限制地使用所有的六種能力，萬一真的有個意外，他突然使用了能力，而我身邊沒有金屬，那我們整村的人都沒有能力可以避免這些意外，只能無辜遭殃。爸，會有人無辜遭到殺害。」

楠很確定自己的父親正陷入沉思。凱頓也知道恐懼的來源就是處刑人太過極端的力量，如果一個人對於另一種存在完全沒有對抗能力，那要鎮靜下來的確不容易——只要對方一個念頭就能殺了自己的感覺，就是純粹的恐懼——這種狀況有機會、可能、也許會在身為火焰的楠可以使用金屬輔助自己的能力後，稍微平衡一些。

但是——

「你保證不做傻事？」楠的父親瞪著酒杯，模樣像是要怪罪酒精在自己理智地作決定的能力上有些影響。

「我保證。」

楠說謊道。

凱頓卻彷彿看穿了楠的心思，於是嘆了一口氣，痛苦地說道：

「不，還是不行。」在楠失望的目光下，凱頓繼續說道：「不論村子裡誰出了意外、甚至是誰死了，我都不准你使用金屬，那只會他有理由屠殺全村的人。」

「可是——」

「這件事沒有討論餘地。」凱頓吞下最後一口的天使號角，口齒不清地說道：「嘿！帕斯，我要一杯『公牛牛角』。」

四章／決戰

根據以往的經驗，寇德認為自己跟史格兩人可以拖住處刑人十五分鐘。

這也是為什麼半小時前，他跟當時出發去找村子裡的魔法使用者的賽琳娜，約定一小時後在這座村子最東角碰面的原因。不論有沒有達成任務，都是一小時後離開。這次的拯救任務本來就沒有足夠的人員，他們缺少了極為重要的搜索者，也就只能盡可能地去試試看。

一個不知名的魔法師也沒有身為組織要角的寇德、還有他兩名部下的安危重要。所以就一個小時。這一個小時過後，不管事情變得怎樣，他們一行人都要從東角離開。

——就算身後的村子燒成一片火海，那也無妨。

寇德搖搖頭，試圖把冷血的念頭揮離自己的腦海。但並不成功。於是他索性將意識抽離現實，探往冰凍的力量來源。說起來很神奇，但對於寇德來說，使用自己身為冰塊的能力並不比呼吸還難，只要一個念頭，他就能以意識驅動那股躍動的力量，並讓自己選取的目標迅速降溫、結冰。

他使用能力時，自身的感覺像是剛睡醒就喝了一大杯冷飲，五臟六腑大寒。差別只是使用能力並不難受。

他腳邊的雜草被冰凍起來。

他跟史格的任務就是如此——他們擋在村子與處刑人之間，就站在離村子還有一段距離的草地上，如此一來，戰鬥就算發生了，也不會太過地波及村落。另外，為了避免處刑人直接忽略他們，他們也不間斷地使用魔法，好讓處刑人很容易鎖定他們。

史格呼出了一口冷氣。

「寇德，你可以不要再釋放這麼多冰嗎？」

「強壯又不大會感覺到冷。」寇德說道：「還是我理解錯誤了嗎？」

「不，我們是不大會冷。」史格揚起一邊眉毛，同時伸展裸露在無袖汗衫後的手臂。那兩條手臂都因為強壯的能力而劇烈膨脹、青筋爆出，史格此時看起來像是在人類某個進化環節中出錯而演化出的另一種怪物。

寇德想了一想，問道：「⋯⋯你在害怕處刑人？」

「誰不怕？」史格誠實地說道。

「有道理。」

說完後，兩人一陣無語，同時看著前方的平原上連一頭牛匹都沒有。

「好像哪裡怪——」

轟——！

正當寇德說到一半的時候，兩人的後方傳出劇烈爆炸的聲音！兩人忽略震得發疼的耳朵，猛然回頭，鼻子被灼熱的空氣吹得發癢，而原本應該由他們保護十五分鐘的村子，居然就這麼化為火海——以村子中央為圓心，一道半徑超過十公尺以上的火柱貫入天空，將低空雲層燒出一個洞來。

——是中央教義當中，象徵「懲罰開始」的罪惡雲洞。

「該死！」寇德咆哮。

「怎麼可能會錯過？」史格驚愕道。

「不知道。」寇德怒不可遏地說道。「先去村裡再說，賽琳娜搞不好有麻煩！」

罪惡火柱直竄天際的時候，賽琳娜正在敲著一戶人家的門；對方是一名有點年紀的婦人，她出來應門的時候第一眼就發現村子裡的火勢，再呆然地往上空一望，在看見雲層的大洞後，她充滿皺紋的臉龐馬上被極端的恐懼給佔領，扭曲，並從衣領中掏出一塊鑲在項鍊上的水滴狀水晶，口裡不斷默念著：「上神饒我大罪、上神饒我大罪、上神饒我大罪⋯⋯」

「怎麼這樣⋯⋯？」賽琳娜見狀，也畏懼地說道：「寇德他們不會已經被——」

她甩開不好的預感，努力地驅使自己回憶去年自己的村子被毀滅、但從火焰當中走出來，並且營救了她的男人——寇德是怎麼樣地凌駕在處刑人之火上。他，當時冰凍了賽琳娜身邊的所有火焰。

「⋯⋯他這次一定也可以。」

賽琳娜堅決地在心裡頭說道，試圖以此忽略因大火而升高的氣溫，還有因為高溫而浮出臉龐的汗水。

接著，她重新確認自己施展在自己身上的隱匿還在。就算處刑人來了，有了只有她自己才看得見的隱匿薄膜，就能確定自己不會被他的搜索能力給鎖定。確認、甚至更加強了自己身上的隱匿薄膜後，她拋下害怕到淚流滿面、卻又不止默念禱詞的老婦人，轉身，往來路的方向跑回去。

然而，她才跑了幾步，背後就傳出極為刺耳的尖叫聲。

——處刑人，處刑開始。

去年發生的事情從腦海深處浮現；那些大火、那個全身血紅、雙臂連接著黑曜石斧頭的處刑人⋯⋯

一道新的尖叫聲再度衝擊賽琳娜的意識，她害怕得雙腿發軟，跌倒在地上，摔得雙膝沾滿灰塵與一層薄薄的泥土。

她倒在地上，想起這次任務因為是情報搜集而已，所以一無是處的她才會要求寇德帶上自己，希望自己能夠在被集團白白照顧了一年後，能夠至少有點貢獻⋯⋯

結果，惡夢居然就這麼活生生地又在眼前重演。

明明不應該是這樣的，明明只是個搜集情報的簡單任務⋯⋯

她發覺自己也在尖叫，事實上，道路上充滿著逃命的人、禱告的人、還有一邊逃命一邊禱告的人，所有人如果不是在默唸中央教義的禱詞，就是在尖叫、咆哮、嘶吼⋯⋯賽琳娜爬到一棟木頭小屋旁，靠坐在地上，雙手環住自己的膝蓋後，將頭埋在雙膝之間，努力地試著用兩個膝蓋遮住自己的耳朵，阻絕各種可怕的噪音。

不要⋯⋯

這些尖叫聲、吵雜而悶熱的環境都跟去年他村子發生過的事情一樣。

對了。賽琳娜一面顫抖、一面想道。要找地方躲起來，衣櫃，哪裡有衣櫃？

她記得去年遇難的自己就是隱匿在衣櫃裡，躲過處刑人的魔掌，直到他的火焰終於要燒到自己身邊時，寇德、還有當時包含史格的另外五個人也出現到她的面前了。

現在的她再度回到這樣的場景，於是她按照經驗，小心翼翼地在地面爬行，繞到這棟兩層樓住宅的正面，試圖打開木製的前門，但門被從另一端鎖起，就在她好不容易站起身來，打算用力敲門的時候——

眼前的門把起火。

只是一眨眼的瞬間，整個木門被燒成灰燼，炙熱的火焰讓賽琳娜下意識地倒退一步。她清楚地看見屋子室內發生的事情。

處刑人就在室內，從他右手的斧頭上拋下一具不知名的屍體，然後朝站在門口的她微笑。

賽琳娜頓時全身一軟，不只是因為處刑人向她施展了「虛弱」，也因為處刑人就代表了死亡本身。他看起來非常高大，起碼有七呎之高，全身通紅，傳說是殺了太多的人後讓他的膚色變成如此，由黑曜石斧頭取代的雙手染血，但卻無法阻止鋒利刀鋒的光芒透出。他沒有頭髮，臉上除了剛才一瞬間的微笑外，完全沒有表情，沒有瞳孔、呈現死魚白的雙眼幾乎完全靜止，一點兒情緒也沒有。

賽琳娜費力地倒抽一口氣。在處刑人面前，呼吸是一件需要被提醒才會想起的事情。她想要逃跑，但被施展了「虛弱」的雙腿無法反應；她想要尖叫求救，但處刑人帶來的震懾感讓她連呼吸都有困難，根本叫不出聲來。而屋子裡的火焰越燒越旺，高溫的空氣讓她好不容易吸進的氧氣，都變成對於肺部嗆辣的威脅。

處刑人向她走來，他每走一步，都在地上留下著火的足跡。

就在賽琳娜失去希望、閉上雙眼的時候，處刑人面無表情地向她投擲一道龍形火焰。

幾秒後，預期中的灼熱感沒有出現，取而代之的⋯⋯氣溫降低了。

寇德阻擋在她跟火龍之間，以自己的雙手接著火焰，然後在轉瞬間就把那條火龍轉化為美麗卻致命的冰雕；冰一路從龍頭結到龍尾，在寇德的意識操縱下，繼續往發出火焰的處刑人的斧臂上捲去！

接著，賽琳娜跟著又感到自己體重變輕、整個人輕飄飄的——她被人抱了起來，正以非人的速度往背對著處刑人的方向奔馳。她抬頭一看，是史格，或說臉長得像是史格的肌肉怪物。

「史格？」

「對啦。」史格的語氣中透漏著焦躁。「閉上嘴，我要帶你遠離這邊。」

「寇德怎麼辦？」

「這是他的命令，我把你放在村子東角後，會趕回去幫他。我們還是要逃跑，只是寇德跟我需要讓處刑人分心一下，我們一有機會就會去東角找你，然後再靠你的隱匿一起逃跑。」

史格說完後，兩人都沒有接話。史格專心趕路，而賽琳娜不想打擾、耽擱到他。

寇德感覺到前所未有的憤怒。

賽琳娜差一點就被這傢伙殺死！他揚起左手，將處刑人腳邊的火焰全部冰熄。

處刑人卻只是站在原地，儘管半隻手臂都已經被冰龍捲上，但他的表情卻完全不受影響，只眨個眼，他就把整條被寇德冰住的火龍重新燒掉，融化的冰在地上形成一大片水窪。

「冰塊？」處刑人端詳著寇徳，然後疑惑地說道。他的聲音非常乾燥、生硬，仿佛多年不曾開口說話。

寇徳正想回話，但只見處刑人反個手，不由分說地又召喚出三條火龍，從上、中、下路分別襲往寇德。

寇德嘖了一聲，伸出單手，在眼前召喚出一道冰牆，希望能藉此爭取一點逃跑的時間，但騰空的兩條火龍瞬間就融化了冰墻，沿著地面爬行的那條，眼看馬上就要撕咬寇德的雙腿。

他奮力一跳，看著火龍從自己腳下竄過去，心知如果自己就這麼原地著陸，馬上又會被牠熾熱的龍尾燒到，於是他在空中就集中了意識，製造出一條從屋子牆壁延生到自己腳下的冰柱，讓自己能夠站在半空中，躲過下方的灼熱高溫。

在意識到腳下的冰柱馬上又要被高溫融化掉的瞬間，他立馬往上再跳，再靠著新的冰柱作為立足點，往上空繼續逃去。同樣的動作重複數次後，他來到被燒得半毀的屋頂，當他以為可以稍作喘息的時候，他的雙腿突然不聽使喚地軟倒——是「虛弱」的能力。

處刑人趁機追到屋子外，依樣畫葫蘆地靠著冰柱來到屋頂，過程中隨手用三條火龍與兩條冰龍屠殺了三名站得太近的路人。

「可惡！」

寇德努力地壓抑自己，不要被處刑人的粗暴行徑惹火；在這種戰鬥中，失去理智判斷的能力只會讓他更接近死亡——更不用說，他現在被施展了虛弱，連站起來的力量都使不上！

接著，勢況再度急轉直下，處刑人在寇德的面前使用「強壯」。

他原本就格外高大的身軀繼續膨脹，連接著兩隻斧頭的上臂肌肉隆起，甚至就連不應該受強壯影響的黑曜石斧頭，連帶地都給人種更加致命的錯覺。此時，從寇德倒在地上的角度往上看去，處刑人遮擋住了整個月光，面對他的那一面全是陰影，除了因挑釁而微笑露出的牙齒外，整個處刑人看起來是漆黑色的。處刑人繼續向寇德多走了幾步，然後反射著月光的斧頭高舉過頭——

「再見，不知名的冰塊 。」

處刑人戲謔地說道，準備把笨重卻絕對致命的斧頭砸在寇德身上，但後者並不打算放棄。寇德將冰的力量完全集中，精準地命令處刑人的兩顆眼珠在眼框裡結凍！

趁著他因疼痛而分神時，寇德發覺「虛弱」短暫的效果已經失效，於是馬上在地上滾了一圈，讓自己騰空，再於空中造出一條彎曲的冰橋，讓自己滑落在隔壁的屋子窗口旁。

他鑽入沒有鎖上的窗子後，環顧他現在身處的房間內部；看起來像是一間寢室，但此時一個人也沒有，甚至除了外頭火焰吱吱燃燒的聲音外，一點兒人為的聲音也沒有。沒有尖叫。寇德很希望這是因為他們都逃走了，而不是因為他們都已經死在一樓。

寇德很快地離開窗口，靠著房間離窗子最遠的一面牆，然後把窗口邊的地板完全冷凍，形成薄薄的一層冰地。幾秒後，因為吃痛而發怒的處刑人果然燒掉了有窗子的那面牆，以強壯過的腿部肌肉向寇德疾馳而來，高舉單手的斧頭，像是迫不及待要把寇德人首分離。

但是寇德的陷阱奏效，快步的速度讓處刑人在冰面上打滑、跌倒，朝寇德這邊滑行過來。

而寇徳沒放過這個大好機會，他雙手大開，當機立斷地釋放體內的寒冷，把處刑人整個人、包含整間房間的一半都冰凍起來，變成一個巨大無比的四方形冰塊，處刑人則像是受困於琥珀當中的昆蟲，絲毫無法動彈。

「呼⋯⋯這可有得你忙了吧。」寇德鬆了一口氣，如此說道。

話完後，他順道右手一揮，一道冷冽的風吹熄了現場所有的火苗；這可以大大拖延冰塊融化的時間。

他對於自己這次單挑處刑人，還能成功地把他封印在冰塊裡這件事，滿意地微微一笑，轉身，準備打開房門，打算從樓下離開，儘快找到史格、賽琳娜，三個人一起逃跑離開這裡。然而，房門敞開，處刑人出現在門的另外一邊，對他露出充滿死亡意味的微笑。寇徳下意識地回頭一望，確定剛才的處刑人仍然被冰凍在巨型冰塊當中⋯⋯

——這代表著眼前的處刑人是他今天遇見的第二個處刑人。

「這是什麼上神詛咒的日子啊！」

咒罵一聲後，他被新來的處刑人重重一踹，撞上了位於自己身後的冰塊後，他感覺肺部的空氣被完全擠出。

處刑人再度對著他施展火焰。

寇徳本來想要向旁邊打滾躲過，但霎時之間，他意識到自己如果躲過這簇火球，那麼他身後、困出了另一個處刑人的大冰塊就會被火焰融化，到時候他就會要同時對付兩個處刑人——如果事情真的變成那樣，那他就當真是插翅也難逃了。

「他上神的！」

他怒罵一聲，因為剛才的猶豫，他來不及製造冰牆抵擋，於是只好用肉身抵擋這顆火球，他在大衣著火的第一瞬間，甩開了身上的大衣，丟在一旁，幾個呼吸之間，那件被丟在地上的大衣已經完全被燒毀，而寇徳也因為大衣底下沒有其他衣服，而露出皮膚上、被自己的能力冰凍住的深刻傷痕。這一幕就連處刑人看了也呆愣住一秒。

寇徳裸露的上半身幾乎沒有一處皮膚是完整的，透明的冰膜下，一半的臟器清晰可見，另一半則隱藏在不堪入目的焦黑皮膚下，如果不是整個上半身都被他自己完美地冰凍住，這樣的傷口要不了幾天就會完全壞死，讓他痛苦不已地慢慢死去。

雖然早已感覺不到疼痛，但剛才實在太驚險，看著大衣被火球燒掉，讓他一度以為自己身上的冰膜也會一起被燒掉。幸好沒有。他重重地喘息，珍惜地感受每一口氧氣，因為每一口的氧氣隨時都可能是他此生的最後一口。

他回頭一瞥，確認短暫封印了處刑人的冰塊沒有融化後，再度將視線擺回到新來的處刑人身上——只要再拖延⋯⋯

處刑人被一股剛烈而純粹的力量擊中腦門，子彈般地向房間一面牆壁撞去。

「寇徳！」史格站在門口，慶幸地說道。「呼，還好你還活著。」

「只是暫時而已！」

寇德說完後，利用夥伴製造出的空擋站起身來，重新阻擋在處刑人與自己身後的冰塊上。絕對不能讓他救出另外那名處刑人！

「你後面的冰塊裡，該不會是⋯⋯」

「就是他上神的處刑人！」

「噢，我的天啊！兩個處刑人！」

史格用抖音說道，但依然站到寇徳身邊，面對處刑人的方向，擺出頗有氣勢的戰鬥姿態；雙腳一前一後站立，半側著的站姿讓他保持隨時都可以向處刑人發起攻擊的狀態，雙拳則剛硬地舉在胸前。雖然史格沒多久前才承認自己在害怕處刑人，但現在他知道有兩個處刑人在場，他依然能夠跨出戰鬥的那一步——寇德常覺得史格真的是自己認識的人當中，最勇敢的一個。

寇徳微微一笑，暗自希望處刑人腦門被轟了那麼一拳後會昏倒，但他早該知道那希望太過渺小。轉眼之間，處刑人幾乎毫髮無傷地站起身來，頂多就只有肩頭上的灰屑讓他有點心煩而已。

「史格。」

「我在聽。」

「我們需要逼處刑人離開這房間，一邊確保冰塊沒有融化，一邊跟另外一個處刑人戰鬥實在太危險了。」寇徳快速地說道。「幫我！」

「我盡——量！」

史格怒吼一聲後，強化雙腿，以超出人類極限的速度逼近處刑人，在他已經進入攻擊範圍的一瞬間，他又把強壯的能力完完全全地轉移到自己的右手拳頭上，向他揮出如雷的猛烈拳擊。

寇徳猜想處刑人會靠「虛弱」來化解史格的拳頭，於是趁機蹲下身來，雙手搭著地板，把從自己手掌下到處刑人腳邊的地面整個冰凍起來——這次跟上次讓上個處刑人滑倒的冰層不一樣，寇徳冰凍的是連同樓下天花板的整個木板！

「史格！」寇徳完成後，大喊：「重擊地面！」

史格聽見的同時，發覺自己的拳頭果然被處刑人的虛弱影響，變回了強壯之前的正常模樣。但是這樣也足夠打碎變成冰塊、質地脆弱的地板了！他在空中轉身，驚險地躲過處刑人揮來的斧頭後，利用自己原本就不差的力量加上落地的重力，把自己跟處刑人腳下的地面敲出一個洞。

可是，這麼一來，他也會跟著處刑人一起掉落一樓。

身為強壯的史格不像擁有冰塊、火焰能力的處刑人一樣，能夠有空中作戰能力！這是極為危險的行動——

但史格相信自己老大的判斷。

處刑人還在空中就向毫無還手之力的史格釋放火焰。史格感覺臉上一熱，一道高溫火焰向他噴射而來，但在驚險一瞬間被寇徳在空中就攔截下來——寇徳利用了一樓的天花板，在空中的史格與處刑人之間召喚一道冰柱。冰柱如同鐘乳石一般掛在天花板上，時機完美地接下了處刑人噴射而出的火焰。

史格毫髮無傷地落地。

處刑人也是，但屢攻不下的狀況讓他很不習慣。他露出非常疑惑的表情。

史格看到了後，露出嘲諷的笑容，說道：

「去吃屎吧！」

話完後，寇徳正好也從二樓製造出冰階，來到史格身旁。

「你還能打？」寇徳壓低音量問道。

「能。」

「好，那你還是先上，不行就退⋯⋯我盡量幫助你。」

「就這麼幹。」

處刑人看著兩人在對話，卻不急著攻擊，一派輕鬆的模樣讓寇徳與史格更感壓力。

突然，史格低吼了一聲，強壯後的雙腿讓他迅雷不及掩耳地搶到處刑人身前，他再次把強化的力量完全轉移到拳頭上，如出弦之弓般的速度與力量，往處刑人的胸膛直摜而去。然而，處刑人同時虛弱了史格的拳頭、強化了自己的胸膛，打算硬接這招。

——碰！

沉重的悶聲從處刑人裸露的紅色胸膛上爆出。

寇徳看到處刑人在被擊中的瞬間，倒退了一步；就是因為史格的拳頭就算沒有強化過，也有這樣純粹霸道的力量，他才能在不使用武器的狀況下，多次在與處刑人的近身戰鬥中存活下來。

於此同時，處刑人高高舉起被火焰纏繞著的斧頭，接著向前跨了一步，打算靠著衝力把斧頭重重的砍向史格。但是，這時斧頭的鋒面突然被寇徳的能力冰成鈍狀，砸在史格的肩膀只是讓他非常疼痛、卻不足以致命。

史格把握了空檔，掄起一道下鉤拳，直直地招呼處刑人的下巴，但後者側了身躲過史格的拳頭，然後舉起另一支沒被冰凍的黑曜石斧頭，卻在舉到一半的時候又被冰成鈍錘子的形狀。

他憤憤地猛燃火焰，將雙斧上的冰塊融化，同時與自己站得過近的史格也被高溫影響，向後方一跳，站到火焰的範圍之外，不過炙熱的輻射依然讓他不過幾個起落就大汗淋灕。

「史格，先退好了！邊退邊打！」

眼看情況不妙，自己的能力無法有效壓制處刑人的火焰，於是寇徳急忙地如此大喊，但下個瞬間，他卻看到史格縱身向前，無視於寇徳的指示，反而是向前繼續迎戰。

史格在一邊閃躲斧頭、一邊揮拳的同時，左手手臂還是被斧頭削出一條血痕。他一咬牙，忍過了劇烈的疼痛、還有近身火焰的燒傷，硬是把強化右拳轟到處刑人的臉上，將他向後擊退。

「趁現在！」

史格撕扯喉嚨地吼道，然後馬上向後轉身，準備與寇徳一起奪門而出。

寇徳在舉步逃跑的第一時刻，雙腿一軟——虛弱這次影響了寇徳，而非史格，再也無法靠著強壯的能力抵消。史格眼看寇徳跌倒，馬上回身，準備回頭扛起寇徳，但一道處刑人造出的冰牆阻擋了他的前進。

情況急轉直下。

「可惡！」

史格怒吼，猛拍著冰牆，但這道冰牆說什麼就是不動，透過半透明的冰牆，他看見處刑人往寇徳接近，舉起的斧頭舉到一半就不動，因為他知道寇徳可以把它變成冰錘子——那還不如使用強壯化的腿，猛力地踹著寇徳。

他就這樣踹著，一次又一次。

寇徳將自己卷曲成球狀，希望用雙手多抵擋處刑人的攻擊，但疼痛感並沒有因此而減低。另一方面，隔著冰牆的史格完全幫不上忙，無力地看著自己的好友倒在地上，被踢到口吐鮮血，就連上半身冰凍已久的冰膜也都出現裂痕，要是再無法突破這道冰牆——

——寇徳會死！

霎時之間，一道火焰捲上冰牆，將它完全融解。

「閉起眼睛！」

一道聲音突然這麼說道，史格可以感覺到對方就在自己身後不遠處。可能是這間屋子的門口。這道聲音非常耳熟，他一下子想不起來是誰，但他還是照做了。一道熾烈的白光緊接而來，耀眼的程度就連閉上雙眼的史格都能隔著眼皮感覺自己的眼球被光芒刺激。

處刑人發出痛苦的低吼聲。短暫的幾秒後，光芒褪去，史格睜開雙眼，看見處刑人正因為剛才光芒而摀著被刺疼的雙眼，而且因為暫時失去視力而有平衡障礙，雙腳不斷在原地碎步，但總是站不穩。

史格回頭一看，站在門口的人有一頭黑色亂髮，穿著一件黑背心與墨色被風，並背著一袋裝得鼓脹的旅行背包，中型身材，並不高，臉龐看起來非常年輕。居然只是一個剛成年的勇敢少年——楠。

他不知道是因剛才的趕路，還是因為太過於緊張而劇烈地喘著氣，同時說道：

「快啊，快帶著寇徳一起逃走！」

聞言後，史格馬上彎了腰，一把抱起雙手骨折、因疼痛而全身打顫的寇徳，然後轉過身就跟著楠一起離開這間屋子。

楠騎在馬上，這其實只能算是他第一次使用馬鞭強迫馬匹加速行動。不過也可能是最後一次，原因就在於緊緊跟在自己身後的處刑人。他強化了自己，正以超越人類極限的奔馳速度行動。要不是虛弱的能力無法作用在人類以外的生物上，楠跟他屁股被打得皮開肉綻的馬絕對會在轉瞬之間被跟上，斬殺。

另一方面，史格在處刑人跟上前，就已經帶著寇徳進入跟著楠一起來的賽琳娜的隱匿圈裡。楠本來也應該如此。

我那時候為什麼要說「你們先走，我得引開處刑人。」啊！？楠在心中對自己怒罵。不過理性層面，他也知道自己是對的。如果他跟著一起隱匿起來，沒有目標的處刑人會對著整個無辜村子泄恨，結果絕對就是七年前的清司慘案重演——不，他不會讓它重演，他之所以來到這裡就是為了一展多年對自己能力研究的成效，就是為了阻止悲劇。

他已經受夠什麼事情都辦不到的感覺了。

楠驅離腦海中、自己母親死去的身影，用怒火逼迫自己勇敢，但他在他的勇氣強到足夠回頭一看時，意外地發現他失去了處刑人的身影。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就這樣在後方跟沒有人的狀況下，強使馬匹在村子裡奔馳了多久。處刑人已經放棄追逐他多久了？

楠令坐騎緩慢下來，但沒有完全停止，好讓處刑人就算突然從兩旁的巷子跳出來，他也有辦法快速使馬奔跑⋯⋯但沒有。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四周的火焰沒有停止延燒，路上的人們也沒有停止逃命、或者歇斯底里的尖叫，但是處刑人卻消失了。

一道刺耳至極的女性尖叫聲從右後方傳出。

從聲音聽起來，可能只是個不到十歲的小女孩。

這道尖叫聲在數秒後依然沒有停止，由此可以判斷這名小女孩正處在持續驚慌的狀況——

尖叫聲戛然停止。四周突然寂靜了下來。

可惡！

楠獵捕著聲音的來源，在繞過一間焦黑的木屋後，看見背對著他的處刑人。擁有血紅膚色的殺人機器正踩在一名嬌小的身軀上，那名小女孩臉朝下地躺在一地血泊中央，被壯碩如處刑人踩在腳底下一動也不動⋯⋯一點生命跡象也沒有。

——又一條無辜的生命。

好！

楠聽見自己的聲音在咆哮。

我不會再原諒你了！

「很好！」楠盛怒之下，嘶吼。「這是你逼我的！」

他高亢的吼聲吸引了處刑人的目光。後者轉過身，面對著楠，露出一道詭計得逞的陰險微笑。

楠流暢地從馬匹的背上跳下，同時從披風的內裏取出一塊包著深色布料、大約只有銅板大小的硬塊，用力猛然地朝處刑人扔去。硬塊在空中旋轉，脫去了布料後，楠隔空點燃那塊閃爍著銀色光澤的金屬。

楠閉上雙眼，感受眼皮被強光刺熱。

剛才那道用來阻止對寇徳攻擊的強光再現。是楠在這幾年發現燃燒起來有特殊用處的金屬之一——鎂。鎂金屬在燃燒的同時會釋放出誇張耀眼的白光，如果不是像楠有準備地閉上雙眼，受到極端刺激的眼睛一定會暫時失明。

就算是處刑人全白的雙眼也不例外。

楠看著站在原地，摀著雙眼、痛苦頓足的處刑人，再度從背包內取出一個裝滿了某種黑色粉末的布袋子——

就這麼幹。他一手堅定地握緊拳頭，另一隻手拎著沈甸甸的布袋，在一次大口的呼吸之後，他往處刑人扔出布袋。滿滿的黑色粉末撒在空中，在村子到處都在燃燒的狀況下，畫面像是降落在地獄的變異雪末一樣；在舊布袋落地的同時，所有的粉末也都平均地填滿了楠與處刑人的四周。

當然，也蓋在了未曾謀面、卻已經死去了的小女孩的屍體上。

楠以意識驅動能力，整個胸膛到胃袋都仿佛燃燒了起來，直到感覺像是一口吞下高酒精濃度飲料般的難受後，他把那些被囚禁在自己體內、粗魯地想要掙脫的熱能釋放出來。

一地的黑色粉末點燃。

楠為了抵擋刺激性的灼熱氣體，停止呼吸，同時，沖天的橘紅色火焰照亮了他的臉龐。如果不是身為火焰的他擁有很強的抗熱性，四周的溫度足以活活熱死一個正常人。他甚至看見小女孩的屍體在火焰中受熱弓起，不久後可能就會化為焦黑屍骨。

處刑人這時也已經從強光中恢復視覺。

就算他對於四周都在燃燒的狀況感到驚訝，也沒有表現在臉上。閉氣的楠仔細地凝視著處刑人沒有表情的紅色臉龐，想要從他的臉上讀出一點情緒，但沒有成功⋯⋯曾經，他是我的夢魘。

——現在，是時候把賬算一算了。

粉末開始燃燒，半分鐘。他在心裡暗暗說道，然後再也憋不住氣，開始在煙霧彌漫的環境下呼吸，接著，他對著處刑人問道：

「怪物，你會說話。」

由於這句話的語氣根本不是問句，處刑人直接以他生硬、含糊、但極具威脅性的語氣答道：

「你覺得這些火焰可以燒傷我？」

「從沒想過。」楠冷靜地說道。要拖延時間。「清司慘案⋯⋯是你嗎？」說這句話時，他努力提醒自己要裝出因為可怕回憶而害怕、而顫抖的模樣，這非常簡單，甚至他不確定自己是不是本能地顫抖。

非常有可能是。

怪物笑了一聲，沒有回答，只是高舉了單手斧頭，朝楠筆直地衝過來。

燃燒，一分鐘。

楠向右邊翻滾，在狼狽閃過處刑人的斧頭的同時，感覺一滴汗水從下巴因離心力、斜斜地滴落地面。熱。好熱。

處刑人抬起腳，楠預判對方的動作而繼續向後方翻滾，但居然撞上了一間屋子的牆壁。

下個瞬間，他感覺自己因處刑人的踢擊，離地而起。

他在空中吐出了一口鮮血，落地的同時又因為與地面的衝擊力而吃痛。

楠怒罵了一聲。

「你比剛才的冰塊跟強壯都弱多了。」處刑人取笑道。

粉末燃燒，一分半。

楠看著處刑人接近，但無力閃躲，只是任由後者用其中一柄斧頭的背面，將自己從披風的領口勾起。高度超越七呎的處刑人輕鬆把楠舉在半空中，楠又踢又踹，但再怎麼樣就是無法對強壯化的處刑人造成威脅。

如雷擊般的疼痛感倏然降臨。

——楠根本沒看到另外那把斧頭是怎麼劃過自己胸膛的。

血撒了一地，但楠依然能夠感覺到持續的疼痛——還活著。

楠可以感覺到傷口附近的皮膚都沾滿了血，滑滑的，熱熱的，同時又因為周遭火焰的高溫而傳來更加清晰的痛覺。他咳出了一口鮮血，然後看著那團和著口水、濃稠的血濺到處刑人的臉上，但因為他的膚色本來就血紅，所以看起來也沒有任何異狀。

處刑人默然，再度高舉那支染血的斧頭。

粉末燃燒兩分鐘了，呼吸也開始困難⋯⋯可惡，要是能再久——

處刑人被一個扎實的拳頭擊飛的同時，鬆開了楠。楠重重地掉落炙熱的地面，傷口因為撞擊而更加裂開，他痛得不顧男性尊嚴地尖叫。

一雙從短褲下方露出的小腿肚出現在楠的面前。小腿非常得健美。

「這是還你剛才救我們的。」史格憤憤地說道，接著，轉了轉手腕，仿佛因為剛才太過大力而疼痛。「這裡也太熱了吧！那些粉末跟混濁的空氣是怎麼回事啊？算了，快點，我們快走，你的馬呢？」

楠想開口說話，但因為肺裡充滿了血液，而說不出話，反而是再度咳出了一口鮮血。

「可惡，我直接扛著⋯⋯」

「不——」楠用盡力量、低聲嘶吼道。「我們留在這裡！再幾分鐘就好，相信我！」

楠語氣中的某種特質讓史格住嘴。史格看進了楠因劇痛而抖動的雙瞳，確定他真的是認真的後，哫了一口，說道：

「可惡。你跟寇德。兩個真的會跟處刑人單挑的混賬。」

楠努力擠出微笑，試著站起來，但沒有成功，軟癱在地上的他發現自己的視線已經開始模糊。希望不只是因為胸前的裂口⋯⋯

楠瞄了一眼周遭的環境。剛才撒出的黑色粉末還在燃燒，比較大的幾塊甚至燒得表面火紅，時而一閃一暗的，看起來非常炎熱，楠很難想像沒有火焰的抗熱能力的史格是怎麼承受這溫度的。

霎時之間，處刑人重新站起，虛弱了史格、並強化自己的雙腿後，以非人類的高速向楠彈射過來，打算直接忽略史格，給已經身受重傷的楠致命一擊。

來啊，混賬，繼續消耗你的體力。楠在心裡怒吼，但沒有勇氣睜開眼睛。

幸好，預期中的痛覺沒有發生。楠睜開眼睛，看見眼前的史格雖然沒有經過強化，但背影仍然如同一頭瘋狂蠻牛一般，以粗壯的雙手、還有同樣壯碩的身軀，鉗著處刑人的虎腰，不讓他繼續向楠前進。

楠趁機逼迫自己站起。

他雙手大張，在灼熱的空氣中揮舞，火焰回應著他的召喚奔騰。

大地燃燒，所有的黑色粉末都燒得發出紅光，他不確定在這樣的高溫下，史格有沒有辦法不受灼傷——但那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楠興奮地持續逼出自己體內的能力，他從來沒有感覺到自己如此的強大，仿佛這個世上沒有事情是他辦不到的。

煙霧大起，熾熱的火風捲起地上燒剩的細碎粉末，在空中形成一股黑色風暴。

楠甚至可以看見糾纏在一起的處刑人跟史格，都正在把不少的漂浮黑屑、連同黑色煙霧一起吸進鼻咽裡，他可以想見自己也正在吸著這樣的氣體——

——就是這畫面！這已經在他腦海中預演過好幾次。

「史格！」楠忍著劇痛，說道。「停住呼吸，但逼處刑人呼吸！」

史格聞言後不做他想，馬上屏息了自己的呼吸，然後鬆開處刑人的腰身，在對方可以作出反應之前，就掄起經歷過多年歷練的拳頭——為了寇德、為了集團而鍛鍊過的一切彷彿都只為了這一瞬間的進擊——

強化！

在被重新虛弱之前，拳頭揮出。

炙熱的拳頭如彗星一般，撞擊在處刑人鮮紅裸露的胸膛上。處刑人雙眼上翻，肺部的空氣被完全擠壓出來，逼使退後了一步的他在站穩後，第一個動作便是大口呼吸。

楠微笑，卻在下一秒鐘突然昏倒。

周圍燃燒中的火焰都因為操縱者的昏迷而失去能量來源。一瞬之間，周遭的火焰平靜下來，不再張牙舞爪，黑色的粉末也完全燃燒殆盡，空氣因此清晰了不少。

處刑人看見楠昏倒後，也跟著微微一笑，然後對史格跨出一步，正打算對著他展開下一波攻擊時，他意外地發現自己站不住腳，雙腿忽然失力跪倒，眼前的畫面從紅色的火焰開始轉黑，不久後，他完全失去視力。

「這是什麼！」

處刑人被不知名的感覺激怒，怒吼了一聲，雙手的斧頭在空中猛烈亂揮，但在目不視物的狀況下，當然是連碰都沒碰到史格。

完全不知道情況的史格看著這一切發生，雖然不知所措，但也看得出來這是極佳的機會。他鑽入對方亂揮的斧頭中產生的空隙，對準處刑人的喉嚨——人體最脆弱的部位——使用強化拳頭摜了下去。

處刑人應聲倒下，上吊的雙眼中對於火光沒有反應。

他，屠殺了上百個魔法師的怪物，終於失去了意識。

史格想要向前確定對方已經昏倒，但剩下的力量就連讓他跨出一步都做不到，於是他就這麼原地坐下，全身的燒傷、淤青讓他在突然的放鬆後，渾身酸痛，像是一道雷電流經自己全身。

然而，那名先前被寇德冰封的處刑人從巷子的另一邊出現。

史格驚嚇萬分，他幾乎看見自己心臟從胸膛跳出來的幻覺，但仔細一看後，他發現那名處刑人根本沒有看著自己。他很清楚，那名處刑人的視線聚焦在史格前面、躺在地上的另外那名處刑人的身上。他看起來有點失神，也許因為他從來沒看過自己的同伴被打倒⋯⋯又也許他的同伴被打倒還有其他更重要的意義？

史格不知道。這種需要思考的事情從來不是他的強項。求生本能才是。

而本能現在莫名地告訴他，眼前這名處刑人沒有戰意。失神的他看起來甚至有些害怕，但很明顯不是在害怕剛才擊倒了他同伴的史格、或者懼怕已經昏倒在地上的楠。

新來的處刑人突然強化，以接近瞬間移動的速度，來到昏倒的處刑人身邊，抱起了他，又再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離開了這條處處火苗的小村巷子，彷彿從來沒有出現過。

他就這麼離開了？

一陣子後，一旁毀壞的牆面上，火光的影子兀自搖擺，地上點點的火焰發出簌簌的聲音，但一切都已經過去了。空氣中仍有戰鬥的餘溫，但一切都已經過去了。

史格鬆下戒心後，哈哈大笑，勝利般地舉起右手，但身體突然一軟，大字型地倒在仍然溫熱的地面上。

撞擊地面的背非常疼痛，但順著往上的視線，他看見夜幕上的直行月球——今夜，特別圓滿。

那天深夜裡，已經清醒過來的楠、全身包紮得像木乃伊的寇德、還有飽受震驚的賽琳娜與將近虛脫的史格，坐在草地上圍成一個圓。他們此時已經離開了剛才那個可憐的小村子，正郊外的樹林中。

楠知道現在回過頭的話，依然可以在視線的邊境，看到那座著火的村子。

——但他們已經沒事了。死了一些人，都是可憐無辜的人。

但他們已經沒事了。清司慘案⋯⋯

「所以你剛才燒的又是什麼？」在楠放空、胡思亂想的時候，寇德好奇地問道。他的聲音依然沙啞，顯然光是說話都讓他非常吃力。「你剛才說『火焰』除了釋放火焰外，如果燃燒特定金屬就會有特定的作用，像是你最一開始救我的時候，用的是鎂？那最後讓處刑人昏倒的⋯⋯」

「是碳。」楠說道。

「碳？」史格問道。

「對，之前做過的實驗發現，如果高速去燃燒碳，逼使碳在取得足夠的氧氣之前就氧化，會釋放出一種沒有味道、但卻足以致命的有毒氣體⋯⋯」楠搖了搖腦袋，不知道是不是錯覺，但他總覺得自己同樣也吸了過多的毒氣，有點兒頭疼，不過他盡量不把這副作用表現出來。「這種氣體吸多了會先讓人休克，甚至失明。」

「這樣啊⋯⋯」寇德若有所思地說道。

「寇德。」

「恩？」他看向說話的楠。

楠伸出右手，緊緊抓著背包的肩帶，然後說道。「把這個技術帶回你們的組織——

「——我們，魔法使用者，是有能力對抗處刑人的。」

「這個當然，我們這次回去就⋯⋯」

「不。」楠語氣堅決地打斷道。「我要跟你們回去。」

「啊？」賽琳娜驚呼。但楠沒有停下來，他繼續說道。

「就一年。我會把我這幾年研究出的所有的有用金屬告訴你們、創造更強力的組合⋯⋯甚至，有機會的話，我想要減少帝國的處刑人數量⋯⋯」楠知道自己的雙手在顫抖。這是很可怕的事情。他知道，光是有這想法就足以讓帝國判他公開處刑。

不過，就算什麼都不幹，光是他的出生就已經是死刑了。

他的母親因此而死，他的生命因此混亂⋯⋯他知道，該是這個世界為此付出代價的時候了。

該是反擊的時候了。

寇德沈默地思考了一下，然後緩緩地開口道：

「好，但為什麼是一年？」

楠苦笑。

帕斯旅店。

凱頓從惡夢中驚醒，他覺得自己剛剛好像在尖叫，好像又沒有。他挪動僵硬的脖子，發覺自己原來睡在帕斯旅店的吧台上。大概是喝醉後就直接睡著了吧，他看著桌面上將近一打的玻璃杯，如此想道。

他抬起因宿醉而發疼的頭後，馬上就看見站在自己身旁，正準備要幫自己披上一件厚衣服的瑞絲的表情。他知道自己剛才一定尖叫了。

瑞絲抓著厚衣的白皙手臂頓在空中。凱頓尷尬地微微一笑。

「抱歉，讓你嚇到了。」

「不會⋯⋯」

「那不只是個惡夢，對吧？」

「那個？」

「噢，沒事。」凱頓說道，在伸手進自己口袋後，驚異地發現口袋裡的鑰匙不見了，反倒是多了一張折成兩半的紙條。他沒有把紙條拿出來，只是向瑞絲問道：「楠那傢伙呢？」

「咦？」瑞絲歪著頭，不明究理地反問道。「他說你要他去遠一點的村子補貨，可能暫時不會回來了。」

凱頓大驚，突然清醒過來讓宿醉的頭更加劇烈地發疼。

他撫著腦門，問道：「你們的婚禮？」

「他很抱歉地說要延遲了⋯⋯」

這時，凱頓才發現瑞絲的眼筐非常紅，顯然是委屈地哭過一場，然後他向東面窗戶一看，發覺正東邊的地平線正散發薄薄一層的橘紅色光芒。她也整夜沒睡了啊⋯⋯。

凱頓探了口氣，將瑞絲攬入自己懷裡。瑞絲在第一時間，靠在凱頓厚實的肩膀上哭泣。

「我很抱歉讓楠在這個時候離開村子。」凱頓緩慢地說道，然後在瑞絲的背後將剛才口袋裡多出的那張紙條打開，果然是楠的字跡——

老爸，抱歉偷走了鑰匙。

但我想我這趟旅行會需要那些金屬，不，我沒有要去跟處刑人衝突，至少還沒有。我只是想去寇德的那個組織一趟，我需要讓更多人知道金屬的輔助強化，讓人們跟處刑人的能力可以平衡一些⋯⋯我想，如果更早之前就有人這麼做過，媽可能就不用死了。

我一年以內，就會回家。抱歉了，一年後見！

楠 上

那該死的小鬼。凱頓一面咒罵，一面以瑞絲聽不見的音量，輕輕地嘆了一口氣。